

# 唐代碎叶镇史新探

[日] 柿沼阳平

帝京大学文学部

## 序

唐代碎叶镇位于唐帝国最西端。据传世文献记载，唐、突厥、突骑施、吐蕃等强国曾对该地区展开过十分激烈的争夺战。在碎叶镇的西边即是塔拉斯河，该河因唐与伊斯兰势力的碰撞而闻名于世。在塔拉斯河畔的这场战争（怛罗斯之战）令唐的西进受阻，中国本土的汉人势力（皇帝及官吏通过汉文行政文书对百姓进行直接统治的势力）因此未能由碎叶继续向西。而且，在唐代之前的碎叶以西地区，也没有发现汉人进行直接统治的痕迹，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碎叶镇可以说是历史上汉人统治的最西端的城市<sup>①</sup>。因此，唐代碎叶镇不仅是中国帝政时期的众多遗迹之一，它的存在对于理解唐代对外交流史，了解当时中亚史情况以及中华文明扩展的界线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

<sup>①</sup> 前嶋信次认为“其是唐人在天山以西经营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城郭”。同时，前岛还根据怛罗斯之战后唐主将高仙芝与封常清没有失势反而持续活跃下去这一点，认为不应对怛罗斯之战中唐战败的战略意义进行夸大评价，见前嶋信次《东西文化交流の诸相》，诚文堂新光社1971年，第150页。彼时伊斯兰方面东进的意图并不强，唐也于719年放弃了碎叶镇，并在748年以前放弃了第二城堡（后述），西进的意图也不强。但751年高仙芝等越过碎叶企图西进也是事实。所以笔者才在文中提出怛罗斯之战导致唐的西进战略受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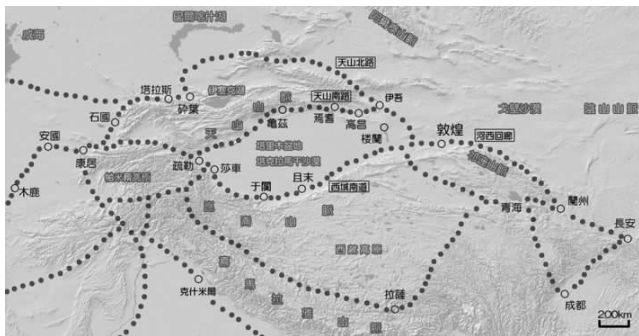


图1 中亚与丝绸之路网络

一直以来关于唐代碎叶镇历史的争论从未间断过。根据尚永亮的总结，最早引起争论的是有关碎叶镇的位置问题（亦即唐代碎叶镇遗址位于何处），我们是否能从传世文献里被冠以唐代碎叶镇的地方中探索出一个相对可靠的地方，以及碎叶镇与安西四镇间是何种关系<sup>①</sup>。这些问题都因相关文字史料的碎片化而难以把握其全貌。但在此之后，随着驾驭多种语言的历史学研究的开展，基本可以确定在唐代被称作碎叶的镇只有一处。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周边存在着数个古城，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考古调查，最终推定其中的阿克·贝西姆遗址（或称作阿克别希姆遗址）就是唐代碎叶城<sup>②</sup>。如后所述，这一结果在2017年的发掘中，通过正规考古手段调查出土的汉文史料得到了历史学上的确证<sup>③</sup>。

① 尚永亮：《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39—56页。

② 1893年圣彼得堡大学向吉尔吉斯斯坦派遣了巴托尔德进行实地考察，巴托尔德发现了阿克·贝西姆遗址。1904年夏凡纳推定托克马克附近应该就是唐代碎叶镇。此后伯恩施塔姆等继续进行了发掘调查。1961年，英国的克劳森（G. Clauson）提出阿克·贝西姆=碎叶镇这一见解。1982年，水官（mirab）在第二城堡里的佛寺遗址中偶然发现了《杜怀宝碑》。经由布拉纳博物馆移交至斯拉夫大学。1996年公开后，多名学者发表了相关释文。1997年春，当地民众在遗址城墙南侧（兹亚布尔发掘的第二佛寺遗址）发现了汉文残碑，鲁博-列斯尼干克试着进行释读，并认为是裴行俭在平定西突厥都支等时所立的纪功碑残片，周伟洲对此表示支持。2011—2013年，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吉尔吉斯斯坦民族科学院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阿克·贝西姆遗址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已经被遗弃。关于上述学术史见城仓正祥、山藤正敏、山内和也、阿曼贝娃·巴吉特《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発掘（2015年秋期）调查》，收入《WASEDA RILAS JOURNAL》第4号，2016年，第43—71页；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1—83页。

③ 山内和也、栉原功一、望月秀和：《2017年度アクベシム遗迹発掘调查报告》，收入《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研究报告集》第17集，2018年，第121—168页。

那么，碎叶镇的问题是否就此得到了彻底解决呢？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碎叶镇历史的研究在今天正面临着崭新的诸多课题。即：如果“唐代碎叶镇 = 阿克·贝西姆遗址”的话，就有必要在今后对该遗址作进一步考古调查，在整理出土遗物的基础上对其历史性加以定位。而且，近年来学者将唐代碎叶镇看作阿克·贝西姆遗址的史料依据是什么？其是否可以成为论据？是否存在其他证据对其进行佐证？阿克·贝西姆遗址由东西两城构成，两者关系为何？阿克·贝西姆遗址周边还有很多遗址，它们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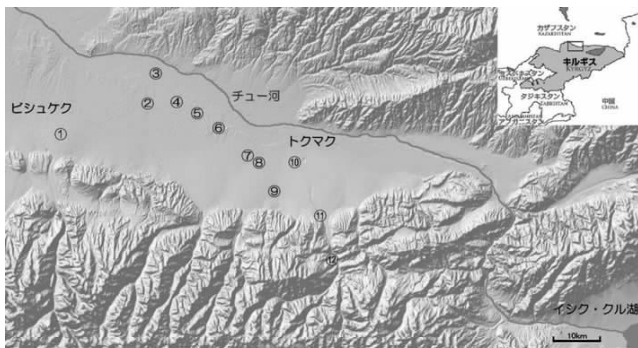


图2 阿克·贝西姆遗址等所在地（日文版）

1. 诺沃·帕克罗夫卡 (Nova Pakrovka) 2.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 (Krasnaya Rechka)  
3. 凯奈斯遗址 (Kenes) 4. 赛来霍兹克希米亚遗址 (Selekhzhimiya) 5. 伊万诺夫卡遗址 (Iwanovka)  
6. 肯布伦遗址 (Ken Bulun) 7. 小阿克·贝西姆遗址 (Malie-Ak-Beshim) 8. 阿克·贝西姆遗址 (Ak-beshim)  
9. 斯塔拉亚·帕克罗夫卡遗址 (Staraya-Pakrovka) 10. 布拉纳遗址 (Burana)  
11. 沙姆西4号遗址 (Shamshi4) 12. 沙姆西3号遗址 (Shamshi3)

帝京大学自2016年开始，由山内和也担任团长，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共同组建了考古调查队对阿克·贝西姆遗址进行发掘。笔者也作为成员位列其中，并分别于2016年11月、2017年5月赴现场从事发掘工作，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收集和解读。本文是其阶段性报告，在认识到唐代碎叶镇重要性的基础上，试图从历史学角度探索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借助包括唐代碎叶镇的安西四镇相关史料及近年的先行研究，对唐代碎叶镇历史进行大致概述。其次，通过文献对唐代进入碎叶以前的当地情况进行说明。然后，将视线转移至唐进入碎叶镇后，解明直到其被废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介绍对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的部分情况，并将之结合历史知识相互验证，以证明阿克·贝西姆遗址（特别是其中的 rabat or

No. 2 Shafristan. 第二城堡) 确为唐代碎叶镇这一见解。在最后, 列出笔者对亲眼所见出土文字资料(《杜怀宝碑》与《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碑》) 的全新释文, 在印证唐代碎叶镇遗址存在的同时, 指出唐代碎叶镇与其周边聚落及寺院共同组成一个复合体的可能性。

## 一 唐代碎叶镇史略

唐代碎叶镇之所以引起诸国相争, 原因在于, 第一, 碎叶镇处于丝绸之路贸易战略要道; 第二, 碎叶附近有适合农耕的广袤土地, 且由于水源充沛也适合畜牧, 因而无论是对从事农耕还是游牧的人来说, 都是令人垂涎三尺的存在。基于这两点, 笔者试以唐代碎叶镇及其历史背景为基础大致制作如下年表。

顺便要说的是, 关于包括碎叶的唐代安西都护府相关汉文史料已经得到了收集整理<sup>①</sup>。内藤みどりと齐藤茂雄二位先生通过利用多种语言文献对碎叶镇历史进行了专门论述, 并对相关论文进行了较全面的验证<sup>②</sup>。关于怛罗斯之战(751年7月)的前后经过, 则有利用了阿拉伯语文献的前岛信次先生的研究<sup>③</sup>。下列年表是在对这些研究成果取舍选择后进行的概括体现。关于选择的标准, 首先是要有史料支撑且争议较少。对有争议之处则罗列双方观点。此外, 也适当触及了关于碎叶镇动向的历史大事件, 并于其中加入些许个人浅见。其实, 历史学者们早已开展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但其中不少内容是文献专家之外人士所难以理解的, 因此笔者在赴发掘现场时便被人问起是否能制作相关的简要年表, 本年表正是为满足考古学者需求而制作的。

---

① 石墨林编著:《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刘子凡:《瀚海天山》, 中西书局2016年版。

②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 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50页; 齐藤茂雄:《碎叶とアク・ベシム—7世紀から8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天山西部の歴史の展開—》, 收入《キルギス共和国チュウ川流域の文化遺産の保護と研究 アク・ベシム遺迹、ケン・プルン遺迹—2011—2014年度—》,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財机构东京文化財研究所文化遺産国际協力センター, 2016年, 第81—92页。

③ 前嶋信次:《タラス戦考》, 收入《东西文化交流の诸相》, 诚文堂新光社1971年版, 第129—200页。

碎叶镇年表

| 支配 | 公元<br>纪年    | 大事记  |
|----|-------------|--|
| 突厥 | 626         |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  |
|    | 628—<br>630 | 东突厥（第一汗国）降唐。薛延陀夷男可汗在唐支持下支配蒙古高原。萨珊朝波斯在叙利亚大败于伊斯兰势力。此时，玄奘访问碎叶城（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一城堡，即 No. 1 shahristan 第一城堡。关于访问的时间有 628 年、629 年、630 年三种说法），并与西突厥“叶护可汗”（有统叶护可汗、肆叶护可汗两种说法）会面 <sup>①</sup> |
|    | 634—<br>635 | 唐讨伐吐谷浑并进攻鄯善、且末。6 世纪 30 年代，西突厥内部分裂  |
|    | 639         | 唐攻高昌。受伊斯兰势力困扰的萨珊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使者访问长安  |
|    | 640         | 唐将高昌编入州郡，为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治所位于交河城，随后迁移）。每年在当地征兵千余名常驻（《贞观政要》卷 9）   |
|    | 642         | 伊斯兰发动纳哈万德战役灭亡萨珊王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逃亡   |
|    | 644         | 唐进攻焉耆（于 647 年再次进攻）   |
|    | 646         | 唐灭薛延陀。太宗被奉为天可汗   |
| 唐  | 648         | 唐攻占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成立。关于安西四镇，除龟兹、疏勒、于阗三镇外，对于余下一镇则有焉耆与碎叶两种说法 <sup>②</sup>   |
|    | 649         | 太宗李世民驾崩。高宗李治即位。吐蕃松赞干布崩 <sup>③</sup>  |
|    | 651         |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占据碎叶城，称沙钵罗可汗（提倡碎叶镇设置于 648 年的学者认为 651 年碎叶镇被西突厥所夺占 <sup>④</sup> ）。萨珊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在逃亡地木鹿被杀。其子卑路斯在吐火罗继承帝位。吐火罗作为佛教国家抵抗伊斯兰势力   |

① 关于玄奘访问碎叶的时期，现在主要有贞观二年（628）说，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40—143 页；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 2016 年版，第 187 页，以及贞观四年（630）说，见 De la Vaissiere 2010. Note sur chronologie du voyage de Xuanzang. *Journal of Asiatique*. no. 298—1. pp. 165—166、吉田丰《ソグド人とソグドの歴史》，收入《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临川书店 2011 年版，第 8—78 页。此外，对于一直以来认为玄奘的见面对象“叶护可汗”是统叶护可汗这一说法，De la Vaissiere 认为是肆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于 628 年被杀，内乱后，630 年肆叶护可汗即位，因此持贞观二年观点的人才会认为是统叶护可汗，持贞观四年观点的人会认为是肆叶护可汗。

② 伊濑仙太郎与内藤みどり认为是碎叶镇，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严南堂 1968 年版，第 197—199 页；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88 年版，第 21—29 页。而松田寿男等则持不同见解，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增补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70 年版，第 357—391 页。

③ 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同朋舍 1958 年版，第 211 页，1977 年再版；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 1983 年版，第 507—527 页。

④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88 年版，第 29 页。

续表

| 支配 | 公元<br>纪年    | 大事记   |
|----|-------------|---|
| 突厥 | 655         | 武曌成为唐皇后   |
| 唐  | 657         | 唐大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十部分裂为西五弩失毕部与东五咄陆部，西边由阿史那步真（继往绝可汗、蒙池都护）、东边由阿史那弥射（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控制。东边置六都督府，西边也置有都督府 <sup>①</sup> 。阿史那氏由盛转衰  |
|    | 658         | 有学者认为是因蒙池都护阿史那步真而在碎叶设置了州 <sup>②</sup>   |
|    | 659         | 阿悉结阙俟斤都曼发动叛乱，西边（阿史那步真麾下）的都督和州被废止。吐蕃在实权者噶尔氏主导下向吐谷浑发动进攻（—663年） <sup>③</sup>   |
|    | 660         | 唐开始二圣政治。百济灭亡。都曼叛乱被镇压。660—661年，西边（蒙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安西都护府所属的都督、州又再次被设立，碎叶都督府（管辖五个州？）再次设立？ <sup>④</sup>   |
|    | 661         | 因伊斯兰势力而烦恼的吐火罗等向唐请求救援。唐派遣王名远，在名义上于吐火罗设置了包括波斯都督府的诸都督府   |
|    | 662—<br>667 | 阿史那步真与唐将领苏海政谋害阿史那弥射。此后阿史那步真也被杀，西突厥陷入混乱。有说法认为660—667年（或670年）碎叶镇被放弃 <sup>⑤</sup> 。663年爆发了白村江之战。663年因受吐蕃攻击，吐谷浑的可汗逃亡（吐谷浑灭亡）。吐蕃另立吐谷浑王实施支配 <sup>⑥</sup> 。665年吐蕃穿越帕米尔，自西边与弓月、疏勒共同入侵于阗 <sup>⑦</sup> |
|    | 668         | 平定高句丽   |
|    | 670         | 吐蕃自帕米尔一侧经由疏勒控制龟兹等（之后撤退） <sup>⑧</sup> 。670年以前，疏勒、于阗从属于吐蕃，670年龟兹、焉耆被废止 <sup>⑨</sup> ，安西都护府撤往西州。有说法认为此时（或660—667）碎叶镇也被放弃 <sup>⑩</sup> 。670年吐谷浑灭亡之际，虽然唐曾出兵，但最终吐蕃胜利并支配吐谷浑 <sup>⑪</sup>           |

①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0—44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第248—326页；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6页。

④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30—44页。

⑤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

⑥ 旗手瞳：《吐蕃による吐谷浑支配とガル氏》，见《史学杂志》第123卷第1号，2014年，第38—63页。

⑦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收入《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138—142页。

⑧ 同上书，第138—146页。

⑨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严南堂1968年版，第244—245页。

⑩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

⑪ 旗手瞳：《吐蕃による吐谷浑支配とガル氏》，见《史学杂志》第123卷第1号，2014年，第38—63页。

续表

| 支配          | 公元<br>纪年  | 大事记  |
|-------------|---|--|
| 唐           | 674   | 唐将皇帝与皇后分别改称作天皇、天后  |
|             | 676   | 唐从吐蕃夺回安西四镇之地   |
|             | 677   | 阿史那都支（十姓可汗）与李遮旬叛乱（有可能以碎叶为据点），纠集阿史那步真死后的西突厥，联合吐蕃攻陷安西四镇  |
|             | 679   | 唐以帮助流亡到长安的萨珊朝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在西方复国为由，派遣安抚大食使裴行俭向西方进军。由于阿史那都支未提防，裴行俭发动突袭并接管碎叶。9月，唐王方翼重新在碎叶筑城（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二城堡地区）。此后王方翼赴任庭州刺史，转由杜怀宝“统安西，镇守碎叶 <sup>①</sup> ”。但因杜怀宝为安西副都护（《杜怀宝碑》），所以此时安西都护府是否设置于碎叶存疑 <sup>②</sup> |
|             | 682   | 阿史那贺鲁于阴山山脉附近再次复兴东突厥，自称颉跌利施可汗（突厥第二汗国）。阿史那车簿在热海附近叛乱。裴行俭突然逝世，王方翼出兵将之击破。唐因高宗末期的混乱局面，而未能立即拥立新的西突厥领袖   |
| 685—<br>686 | 以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686年以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继往绝可汗、蒙池都护（但690—703年斛瑟罗逃亡至唐。有史料认为因受到东突厥进攻，也有史料认为由于西突厥咄陆部内部突骑施乌质勒的崛起及反抗 <sup>③</sup> ） |  |
| 吐蕃          | 686—<br>687   | 唐高宗李治崩。中宗即位。武后摄政。阿史那元庆败于安辑咄陆部，686年或687年吐蕃陷碎叶（686年的说法依据吐鲁番文书68TAM100：1—3）。吐蕃似乎采取的是从拉萨向西北的进军路线 <sup>④</sup>  |
|             | 690   | 9月，武后即位（国号周）。编纂《大云经》，置于大云经寺  |
|             | 691   | 东突厥颉跌利施可汗死去。默啜可汗即位。对唐持进攻态势   |
| 唐           | 692—<br>693 <sup>⑤</sup>  | 唐王孝杰等人与突骑施联合大胜吐蕃，重新夺还碎叶镇 <sup>⑥</sup> 。转为在安西都护府（龟兹）常驻3万汉人部队的体制。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阿史那元庆被处死  |

① 伊濑仙太郎认为杜怀宝出任庭州刺史兼金山都护是677—679年，王方翼调动则为682年，见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严南堂1968年版，第220—222页。

② 周伟洲：《新出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227页。

③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第305—362页。

④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收入《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132—229页。

⑤ 同上书，第153页注12。

⑥ 唐的王孝杰等人与突骑施之间开展的四镇争夺战在692年并未终结，一直持续到693年，详见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收入《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152—153页。

续表

| 支配  | 公元<br>纪年    | 大事记  |
|-----|-------------|--|
| 唐   | 694         | 大食希望在碎叶向唐贡狮子。吐蕃拥立统叶护可汗（元庆之子阿史那倭子），纠集旧西突厥势力攻碎叶，但受碎叶镇守使韩思忠迎击，败于千泉  |
|     | 698         | 在吐蕃掌控军政大权的噶尔氏被清除，吐蕃对吐谷浑的支配发生动摇 <sup>①</sup>  |
|     | 700         | 唐以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步真之子）为平西军大总管派遣至碎叶。吐蕃与旧西突厥系反唐势力（也可能是东突厥）联合，继续向草原地带发展  |
| 突骑施 | 703         | 突骑施夺取碎叶（《册府元龟》卷 967 作 698—699 年）。在突骑施妥协下，唐碎叶镇得以在名义上保留  |
|     | 705         | 1 月，武后退位。2 月，中宗即位，复兴唐朝   |
|     | 706         | 突骑施乌质勒死后娑葛继承。唐采取怀柔政策任命其为嗛鹿州都督、怀德群王。伊斯兰屈底波攻陷商业城市沛肯城   |
|     | 708         | 唐接受乌质勒旧臣阿史那忠节建议，拥立西突厥第二代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与吐蕃合攻娑葛，但以失败告终   |
|     | 709         | 唐大败于突骑施娑葛，转而对娑葛采取怀柔政策立为十四姓可汗，同时承认娑葛对旧西突厥的霸权。唐、黠戛斯、突骑施联合对抗东突厥（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可汗。伊斯兰屈底波征服布哈拉   |
| 唐   | 710—<br>711 | 唐中宗原以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使吕休璟为金山道行军副大总管和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郭元振一同进军，在与黠戛斯、突骑施娑葛汇合后向东突厥发起进攻，但该计划由于中宗被韦皇后毒杀而未能实施 <sup>②</sup> 。睿宗通过李隆基发动政变即位。东突厥攻击黠戛斯，杀害娑葛消灭突骑施。在娑葛支配下，碎叶化为白地。唐以阿史那献为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兴昔灭可汗支配旧西突厥（包括碎叶） |
|     | 712         | 唐玄宗即位。伊斯兰屈底波包围撒马尔罕，进攻费尔干纳。撒马尔罕王乌勒伽与屈底波缔结和约   |
|     | 714         | 旧西突厥的都担与唐阿史那献对抗并夺取碎叶，但同年便被阿史那献镇压。东突厥趁机试图于此时进入碎叶，遭遇失败   |
|     | 715         | 伊斯兰内乱，屈底波在费尔干纳被杀，伊斯兰的发展暂时停滞  |

① 旗手瞳：《吐蕃による吐谷浑支配とガル氏》，见《史学杂志》第 123 卷第 1 号，2014 年，第 38—63 页。

②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5—362 页。



续表

| 支配 | 公元<br>纪年    | 大事记  |
|----|-------------|--|
| 唐  | 716—<br>717 | 苏禄复兴突骑施。唐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以苏禄为都督，对苏禄采取怀柔政策，但将阿史那献列于其上。到6—7月，阿史那献进攻苏禄反被其击败，苏禄由此确立权威。关于阿史那献在此后是否继续维持碎叶这一点有不同说法。但716年东突厥（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可汗死。初代室点密系统和第二代默啜系统对立，前者的毗伽可汗即位，其弟阙特勤手握军权，阿史德元珍为辅佐，重视与唐的贸易关系。717年，吐蕃、突骑施、大食联合攻击安西四镇（特别是龟兹周边。或许与突厥也有干系） <sup>①</sup> |
|    | 719         | 唐册立突骑施的苏禄为忠顺可汗加以怀柔。十姓可汗（有阿史那献说与苏禄说）希望继续居于碎叶。唐根据安西节度使汤嘉慧的上表，而以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为安西四镇，正式放弃碎叶。因受伊斯兰进攻，撒马尔罕王乌勒伽向唐请求支援  |

从年表可以看出碎叶曾是唐、突厥、突骑施、吐蕃等竞相争夺之地。碎叶在百年内数次辗转易主。事实上，碎叶镇受唐人直接统治时间并不长久，可以确定的是679—686年以及692—703年共计20年。有人认为648—651年、658—660年在碎叶城设置过唐的行政机构，660—667年（或670年）有过废置，但这一看法存在争议。即便在这期间曾经设置过，实际上支配当地的也是西突厥及其遗民，其统治并不安稳。接下来看唐代碎叶镇建立以前（679）碎叶的情况。

## 二 唐朝进入之前的碎叶

如前所述，唐代碎叶镇一般被认为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之内。这一点毋庸置疑（参见第三节）。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问题因此迎刃而解。阿克·贝西姆遗址十分广阔，其中包含有各时期的遗址，究竟哪里才是唐朝进入之前的碎叶，哪里是唐代碎叶镇遗址，哪里是其之后的遗址，在今后需要重新进行探讨。

阿克·贝西姆遗址由左、右城组成这一点长期引起关注。一般而言，左侧被称作子城或第一城堡（shahrīstan 称作 No. 1. shahrīstan，即第一城

<sup>①</sup>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收入《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164—169页。

堡，后文均作第一城堡），右侧则被称作罗城、第二城堡（rabad 称作 No. 2. shahristan，即第二城堡，后文均作第二城堡）<sup>①</sup>。开始筑城时期较早的是第一城堡，拉斯波波娃认为其是5—6世纪作为粟特人殖民城市而建设的<sup>②</sup>。而张广达认为，粟特人是沿着塔拉斯河、楚河东进的<sup>③</sup>。事实上，在2017年5月的发掘中，从第一城堡中央出土了带有墨书的粟特文字的土器<sup>④</sup>，印证了粟特人曾存在于第一城堡中。应该说，若想理解唐进入前的碎叶，首先要理解第一城堡的历史<sup>⑤</sup>。

关于第一城堡和粟特人，山内和也立足于当地自然环境推测如下：首先在第一城堡游牧民支配的地区进来了过着定居生活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虽与游牧民相邻而居，但彼此生活圈相异，游牧民从山麓至山谷进行游牧（transhumance），而过着定居生活的人们则在楚河南岸建设城市，依靠建立的灌溉系统开展农耕生活<sup>⑥</sup>。带着这一认知，山内现在对第一城堡进行考古发掘。

那么，关于唐朝进入前的碎叶（第一城堡）情况，在历史上可以得到怎样的线索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的两件基础史料：

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2.5—3千米），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麩、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

---

① 联合调查队将通常的 shahristan 称作 No. 1. shahristan，即第一城堡，而将 rabad 称作 No. 2. shahristan，即第二城堡，见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编《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と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による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共同調査2016年》，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历史遗产研究所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2017年。

② Raspova, V. I. 1960. Concarnye Izdeliya Sogdicev Cuyskoy Doliny: Po Materialam Raskopok na Ak - Besime v 1953—1954 gg. Trudy Kirgizskoy Arheologo - Etnograficeskoy Ekspedicii. IV. Moskva.

③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收入《西域史地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山内和也、栉原功一、望月秀和：《2017年度アク・ベシム遗迹发掘调查报告》，收入《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研究报告集》第17集，2018年，第121—168页。

⑤ 第一城堡南边的第二佛教寺院，在考古学来看创建于6—7世纪，有可能是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因突骑施的袭击烧毁。西南的第一佛教寺院是粟特式瓦制，属于折中了新疆与中亚的建筑样式，据说是出自移居于新疆或曾住在中亚出生的粟特人之手，其创建较第二佛教寺院为迟，于8世纪遭到破坏。见加藤九洋《セミレチエの佛教遗迹》，收入《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21—150页。

⑥ 山内和也：《チュー川流域における都市や集落の出現—游牧民とソグド人—》，收入《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と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による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共同調査2016》，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遗产研究所、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2017年。

人衣毡（细毛织物）褐（粗毛织物）。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亘命，然皆役属突厥（西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宰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力田、逐利者杂半矣。（京都帝大校订本《大唐西域记》卷一）

②……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逢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有统叶护可汗和肆叶护可汗两种说法。参照年表）。方事畋游，戎马甚盛……（中略。可汗与部下的情况）。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归。师且向衙所（大本营）。”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中略。与可汗会面后，出门站立）……自此西行四百余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沈凉润，既可汗避暑之处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咄逻斯城（现在的江布尔）。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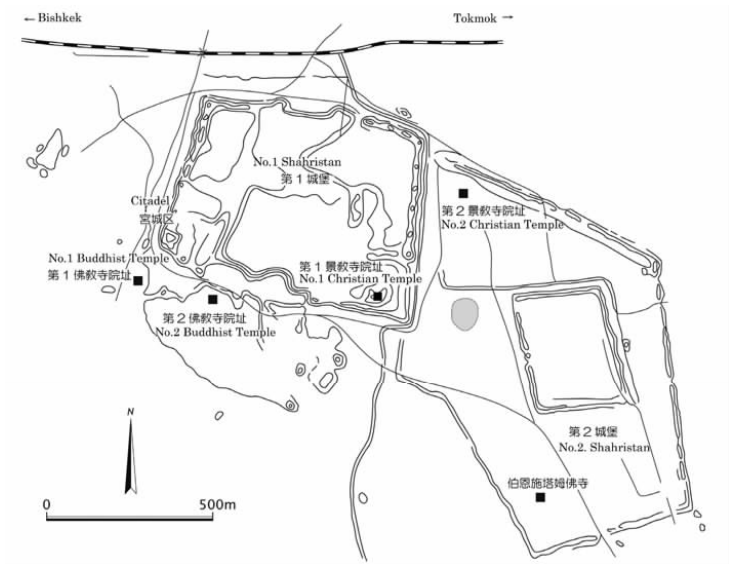


图3 阿克·贝西姆遗址

史料①是以玄奘于贞观三年（629）8月从长安出发，贞观十九年（645）正月返回的《志记》（记录）为基础的地志。在释道宣（596—667）《释迦方志遗迹篇》（被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中有与

引用部分几乎相同的记载。但《释迦方志遗迹篇》的记载源于《大唐西域记》。史料②是玄奘在大慈恩寺译经时期，弟子慧立写下了玄奘传记《慈恩三藏行传》（共5卷）后，再由弟子彦惊追记了其返程内容，本文所引内容被看作出自慧立之手。

这些都是关于碎叶的珍贵史料，其中涉及唐代碎叶的位置、周边环境、统治者、习俗等内容，对此目前已有不少先行研究。然而，史料①②所描绘的碎叶，严格来说当时并不处于唐直接统治之下。虽然此时唐朝已经成立，但势力尚未扩展到碎叶附近。因此，可以说史料①②是了解唐朝进入之前碎叶情况的绝佳史料。

据此可知，在7世纪30年代，碎叶属于突厥（参见前揭年表）。碎叶等商人从事丝路贸易，他们的驼队常伴有被强盗劫掠的危险，因此对他们而言，突厥正是很安全的安全守护者。另外，对突厥而言，欧亚商业利权也为其提供了生活来源。可以说，碎叶和突厥虽然确有上下级关系，但同时相互间也属于一种利益互惠的关系<sup>①</sup>，此时的碎叶与突厥联系密切。但是，叶护可汗的大本营本身严格来说并不在碎叶城，内藤みどり认为应该大致位于碎叶城北边（楚河以北）的羯丹山附近，该地与作为避暑地的千泉同为西突厥的两大重要据点<sup>②</sup>。

从上述史料来看，碎叶城已经有了城墙，在城内杂居着诸国商胡。需要注意的是，玄奘看到的城墙规模（六七里，2.5—3千米）与第一城堡大致相同。也就是说，第二城堡的外围当在3千米以上。此外还发现了围住第一城堡与第二城堡的巨大的外墙<sup>③</sup>，虽然建造时期不明<sup>④</sup>，但其规模与玄奘所描绘的并不一致。这也印证了“第一城堡=630年代的碎叶城=玄奘访问过的碎叶城”这一可能。

接下来看居民的生活方式。据史料①记载，他们栽培有麩、麦和葡萄。在《通典》边防九石国条本注所引杜环《经行记》碎叶国条中也有类

---

① 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第18—151页；石见清裕：《むすび》，收入《ソグド人墓志研究》，汲古书院2018年版，第375—396页。

②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第48页。

③ Kyzlasov, L. R. 1959. Arheologiceskie Issledovaniya Na Gorodise Ak—Besim v 1953—1954 gg. Trudy Kirgizskoy Arheologo—Etnograficeskoy Ekspedicii II. Moskva.

④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认为从建筑样式来看，不可能晚于葛逻禄期 [柿沼注：7—12世纪]，见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似记载。笔者在下一节将对其进行全文引用（史料⑥），在此仅引用其部分内容如下。

③从此至西海（里海）以来（“来”当为“东”之误），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葡萄酒、麩酒、醋乳（酸奶？）。

问题是一开头的“此”究竟指代哪里？似乎是指在该记载前面的怛罗斯。但笔者认为这段记事应是对碎叶国所作总结，这里的“此”是指碎叶国。其所记特产与史料①中的特产（麩、麦、葡萄）相一致（据史料③可知，还收获有稻禾、豌豆与醋乳类）。

据史料①，城内居住着诸国商胡，他们与本地的粟特人杂居①。但据史料③，碎叶国以西诸国物产几乎差不多，可以想见如在该区域内做买卖，很难获得较大利润。因此，当时的粟特商人才通过将碎叶国以东的稀罕物（绢织物）与碎叶国以西的物产进行交换从而谋取巨大利益。另外，在第一城堡出土了开通元宝（开元通宝）②，有可能汉人商人也到访过这里。该钱币自唐武德四年（621）始铸，已持续流通了数百年。

据史料①，生活在楚河沿岸的土地（从素叶水城到羯霜那国）及民众被统称作“宰利”，并各自拥立有君长。第一城堡的君长至少在被突厥控制之前长期维持着自身独立性。内藤みどり利用突骑施汗钱与穆格山文书，指出710年突骑施娑葛支配下的新城Navakat（Navikat, Krasnaya Rechka）中存在“首长”（γωβ/γωβω），并推测在同时期的粟特人殖民城市阿克·贝西姆中也应该存在“首长”③，堪称高见。

虽然在汉文史料中几乎没有提及唐朝势力进入碎叶前的相关记载，但

① 荣新江指出：粟特聚落内一般进行内部通婚，也有与伊朗系胡人通婚的例子，但基本上没有与汉人通婚的。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5—127页。

② 《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と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による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共同調査2016》，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遗产研究所、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2017年。另外，据《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钱钞部“右碎叶铁国钱。徐氏曰，宾铁作之。形如两环相连，枚各围寸九分。圣历中，御史封思业使西域，监斩叛突厥阿悉结薄露大足中。还雒阳，得西域诸国钱。此与何国以下六品并是也”的记载，碎叶国似乎自己铸造铁钱，但从考古发掘中尚未得到证实。

③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第19页。

在开元年间（713—741）摩尼教徒所作《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中罗列了80余个国家的“诸胡王”，其中即有碎叶国王<sup>①</sup>。虽然里面罗列的一些国王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属于虚构，但也并非完全凭空捏造。而且即便含有虚构国王，由于其并非是对开元年间情况的记载，而是对过去情况的假托，因此从中折射出了碎叶曾作为独立国家的某种记忆。在《宋高僧传》卷十八（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史传部二》）云：

④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661）也。

描述了在661年以前存在过碎叶国，其下拥有许多附庸国家。这也体现出碎叶国在唐与西突厥的夹缝中仍保持半独立状态，且以碎叶城（第一城堡）为中心间接向周边聚落进行支配。至少我们从汉文史料中可以看出，碎叶国持续处于半独立状态之下。

### 三 唐代碎叶镇的筑城与废弃

#### （一）王方翼筑城与第二城堡

然而在此后，678年唐帝国试图将势力伸往碎叶。虽然在这以前唐帝国的影响力已至此，但是否已将第一城堡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仍存疑，缺乏考古学证据。679年9月，王方翼开始对碎叶城进行重新修筑。《文苑英华》卷93收有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是由张说撰写的王方翼的神道碑，其中对筑城前后情况也有所说明。

⑤裴行俭名立波斯（后裔尼涅师），实取遮匭（李遮匭），伟公

---

① 复以神力召诸胡王。无问远近。人士咸集。于闐国王乃至朱俱半王、渴叛陀王、护密多王、大月氏王……疏勒国王、碎叶国王、龟兹国王、拂林国王、大食国王……高昌国王、焉耆国王、弓月国王、石国王、瑟匿国王、康国王、史国王、米国王……大秦国王……五天竺国王。如是等八十余国王。

(王方翼)伟厉,飞书荐请。诏公(王方翼)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怀宝(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夷狄与唐人)纵观,莫究端倪……无何,诏公(王方翼)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

类似的记载也可见于《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如前掲年表所示,在当时的西亚,伊斯兰势力十分活跃,萨珊朝波斯为其所灭。在碎叶附近,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十姓可汗)与李遮匐等声势浩大,连吐蕃也对其进行支持。唐以帮助逃亡至长安的萨珊朝后裔尼涅师在西方复国为由,向碎叶方面进军。率领唐军的正是安抚大食使(镇抚阿拉伯的使者之意)裴行俭。裴行俭真正的目的是镇压阿史那都支叛乱,但由于阿史那都支十分谨慎防范,裴行俭只能以镇抚阿拉伯及复兴萨珊朝的名义西进,在打消阿史那都支的警戒心之际,向其猛然发动突袭。这样一来,唐首次对碎叶城进行直接支配。据史料<sup>⑤</sup>记载,679年9月,王方翼在碎叶重新筑城。

在筑城之际,动员了以“送波斯”为名集结的西州豪杰子弟与西州前庭府卫士<sup>①</sup>。王方翼在绑缚阿史那都支后仍保留了波斯军副使及波斯使的职位,掌控着对“送波斯”军的统率权。在筑城后的679年末至680年初其与杜怀宝进行交接<sup>②</sup>,离开了碎叶<sup>③</sup>。

那么,王方翼所筑是阿克·贝西姆遗址的哪一部分呢。如前所述,阿克·贝西姆遗址分为新旧两个城,而且第一城堡应该是唐进入以前就有的城,那么王方翼所筑的应该就是第二城堡了吧。

一直以来关于王方翼筑城一事存在诸多见解。如克劳森与张广达认为其所筑为第一城堡<sup>④</sup>,格利亚科娃与佩列古多娃以及加藤九祚、山内和也

①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180—187页。

② 内藤みどり:《アクベシム发现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收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1—158页。

③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187—198页。

④ Clauson, G. 1961. Ak Beshim—Suyab.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pp. 1—13 或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收入《西域史地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则认为是第二城堡<sup>①</sup>。最近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则对这些说法都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以下新的见解，即：第一城堡始建于5世纪，在建筑技法上与唐无关，而是粟特风格。因此，第一城堡显然并非王方翼所筑。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在安西四镇时期，第二城堡没有城墙，筑城是葛逻禄时期（笔者注：756—940）以后的事。而且第二城堡是3970米的五角形城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成。这与王方翼仅用5旬（50天以内）就得筑城的记载相矛盾（《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因此，王方翼所筑之城为第二城堡的说法也不成立。在第二城堡境内的所谓佛寺遗迹（伯恩施塔姆发掘的佛寺。后文作伯恩施塔姆佛寺）中出土有唐代瓦当，这才该是王方翼所筑之城吧<sup>②</sup>。

但这一说法也有问题。第一，如此一来王方翼的官邸（数十米，方形）在当时没有像样的外墙，处于暴露状态，置身于西突厥等外敌来袭的危险之中。第二，王方翼的官邸处于第一城堡外部，不利于其管理第一城堡里的碎叶民众。第三，通过2017年的调查，在第二城堡内的建筑（除了伯恩施塔姆佛寺以外）中出土了巨大的瓦片，从纹饰、技术层面的相似性来看当属唐瓦<sup>③</sup>。尤其是其中发现了汉文的瓦书<sup>④</sup>。由于瓦书是建筑的一部分，据此可知第二城堡是唐代遗址，其中设置有以汉字为行政语言的行政机构。这也推翻了提出第二城堡（伯恩施塔姆佛寺以外）没有出土唐代遗物的努尔兰·肯加哈买提见解的论据。第四，龟兹唐王城遗址的瓦片尺寸几乎都是长35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sup>⑤</sup>，而王方翼用50天左右进行了筑城。以汉代为例，虽然不明其详，但每天一个人似乎可以制作出80

---

① Goryaceva, V. D. & Peregodova, S. 1996: 186—187; 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版，第121—150页；山内和也：《论考》，收入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编《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と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による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共同調査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遗产研究所、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2017年，第61—72页。

②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③ 栢原功一：《アク・ベシム遗迹出土の瓦》，见《山梨文化财研究所报》第57号，2018年。

④ 可以确认在汉文瓦书中有“怀”字，在其上还有一些文字的局部。该瓦书发现之际，笔者也在现场。笔者在此前都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过在出土文字资料发现现场的经历。在与Bobomulloev Bobomullo 分辨土器之时，他静静地询问我道：“这应该是文字吧”，便将该瓦书递给我看，这份感动至今令人难忘。借此也向山内和也等先生一并表示谢意。

⑤ 张平：《库车唐王城调查》，《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29—21页。



片瓦<sup>①</sup>。要修筑长 3970 米、宽 5 米、高 5 米的城墙需要 3540 人，即便算上堆砌人员，不到 6000 人已然足够。如果是版筑制作，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曾动员 55000 人在 40 天修建了东西 15 里、南北 20 里的洛阳外城（包括坊）。因此第二城堡城墙（约 3970 米）在唐代相当于约 9 里，王方翼以 50 日筑城，至少需要约 5657 人，即 6000 人内即可完成<sup>②</sup>。当时王方翼的名义是大食镇抚，实际上囚禁着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因此他率领的人马不大可能低于 6000 人。事实上，在 694 年，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曾击破万余人的叛军<sup>③</sup>，可见唐在碎叶镇至少有以万为单位的兵力。可以想见王方翼在 50 日之间筑成第二城堡并非不可能的事情。这虽然只是通过简单计算后得出的推测结论，但至少据此可以说明王方翼只是建造了伯恩施塔姆发掘的佛寺这一见解不大站得住脚。

因此，笔者支持格利亚科娃与佩列古多娃二人所指出的“第二城堡 = 王方翼所筑之城”这一见解。对《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列传上·王方翼列传》<sup>④</sup>、《册府元龟》卷四一〇《将帅部》<sup>⑤</sup>、《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等记载加以综合分析<sup>⑥</sup>，王方翼所筑之城应该为方形，其四面各有三个门，共计十二个门。但从地图来看，相对于接近正方形的第一城堡而言，第二城堡的形状并非方形。而且，现阶段也无法确认第二城堡的

① 大庭脩：《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同朋舍 1990 年版，敦煌汉简（第一简）。

② 《魏书》卷 8《世宗宣武帝纪》载：“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北史》卷 4《世宗宣武帝纪》载：“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罢。”据《魏书》中华书局本校订“南、北、殿三本和北史卷 4‘五万’下有‘五千’二字。又北史作‘三百二十坊’。按卷 1 八广阳王嘉传也作‘三百二十坊’。‘坊’上‘三’字当衍”，宣武帝在景明二年动员了 55000 人修筑 320 坊。据森鹿三《东洋学研究 历史地理篇》（同朋舍 1970 年版）第 244—261 页的考证，当时洛阳在东西 6 里、南北 9 里第一城堡（城）的基础上，增筑了东西 15 里、南北 20 里的外城（郭），外城内整齐排列着 320 坊（= 里。衍生自“防”字，指代有土墙的区划）。这也表示 55000 人用 40 天修筑了长 70 里（15 里 + 15 里 + 20 里 + 20 里）的城墙（包括坊）。外城全长 3970 米，据森鹿三《东洋学研究 历史地理篇》，同朋舍 1970 年版，第 264—268 页，1 里 = 约 440 米，那么 3970 米约为 9 里。王方翼 50 日筑成，至少需要约 5657 人。

③ 《资治通鉴》卷 205 延载元年条。

④ 会吏部侍郎裴行俭西讨遮旬，奏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

⑤ “唐王方翼为安西都护。高宗朝安抚大食使裴行俭之遮旬也，诏以方翼为副，行俭军还，方翼始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类似记载也可见于《唐会要》卷 73 或《玉海》卷 174 宫室唐碎叶城条。

⑥ 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

城墙遗址有如此多的城门<sup>①</sup>。由于第一城堡和第二城堡完美衔接在一起，因此虽然无法否认所谓十二个门是内第二城堡两者门的总和这一可能性，但据前文对人数的计算，王方翼似乎很难再有余力对第一城堡加以改筑。这样一来，如果支持“第二城堡 = 王方翼所筑之城”这一见解的话，就必须消除这一矛盾。

笔者认为，所谓“四面十二门”有可能只是一个夸张的表现手法。第一，拥有“四面十二门”的城墙实际上在文献中只有洛阳、长安这种超大城市，很难想象会在最边远的镇级别城市出现十二门。第二，在现实中，当时也没有必要修建连接第一城堡及第二城堡的12条道路。这样的道路只会对碎叶镇城的防卫实力带来负面影响，而绝不会有些许助益，所以从防卫角度来看也不可思议。第三，史料<sup>⑤</sup>中云“（对于王方翼所筑之城）夷夏（夷狄与唐人）纵观，莫究端倪”，然而，无论是第一城堡还是第二城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只能是夸张的表现手法。因此，王方翼也有可能对其他地方进行夸张表述。第四，关于碎叶镇城的门，《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下》焉耆都督府本注云：

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在结尾专门加以表达传闻之意的“云”字。在《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玉海》中的相关记载中均不见“云”字。虽然《新唐书》作为此后完成的书籍可信性较低，但笔者反倒认为其作者专门加上“云”字的用意值得关注。正是因为他注意到“四面十二门”这一说法不大现实，因此特意以“云”字来表达该说法只是传闻吧。第五，十二门在传统的中国城市制度中是天子居住的王城结构（《周礼》冬官考工记）。作为安西四镇之一，不可能采取这种城制。有可能是因为碎叶镇城被看作夷夏（夷狄与唐人）所倾慕的王城，因此才会产生碎叶镇城有12门这样的传闻。

如果在今后的发掘中发掘出了12门的话，以上这五点笔者的个人看法自然无法成立。即便如此，笔者想强调的“第二城堡 = 王方翼所筑之城”这一说法本身不会因此瓦解。如果发现十二门的话，则对“第二城堡 = 王

---

<sup>①</sup> 参照 Kyzlasov, L. R., 1959, Arheologiceskie Issledovaniya Na Gorodise Ak—Besim v1953—1954 gg. Trudy Kirgizskoy Arheologo—Etnograficeskoy Ekspedicii II. Moskva 和 Kožemyako, P. N. 1959 Rannesrednevekovoye Goroda I poseleniya Cuyskoy doliny. Frunze 的地图。

方翼所筑之城”这一说法来说是好事。之所以要指出第二城堡存在没有十二门的可能性，是为了说明即便第二城堡没有十二门，“第二城堡 = 王方翼所筑之城”这一说法也并不存在矛盾。

## （二）王正见对城墙的破坏

那么，唐代碎叶镇城在此后迎来了怎样的结局呢？据前文年表，碎叶镇自703年被突骑施夺取后，虽留其名目，但实际已几乎不在唐实际掌控之下。到719年碎叶镇被从安西四镇剥离，完全脱离了唐的掌控。对于此后碎叶镇的情况，《通典》边防九石国条本注所引杜环《经行记》碎叶国条载<sup>①</sup>：

⑥碎叶国……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阿史那怀道之女。722年12月受玄宗所封，嫁于突骑施苏禄可汗）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城堡闲杂，日寻干戈，凡是农人皆擐甲胄，专相虏掠以为奴婢。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751）高仙芝军败之地。从此至西海（里海）以东，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一种豌豆？）。饮葡萄酒、麋酒（麋鹿之奶酒？）、醋乳（酸奶？）。

该史料是怛罗斯之战后被押至伊斯兰的杜环在回到唐后书写的文字。据此可知，碎叶镇成为诸国纷争之地，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来寇，破坏了留存的城墙。此时，第一城堡和第二城堡应该是并存的，但王正见破坏的是哪部分城墙则未见于史料记载。贾耽（730—805）《皇华四达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引）载：

⑦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

《皇华四达记》被看作801年向皇帝献上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一

<sup>①</sup> 关于杜环，参见前嶋信次《杜环とアル・クーファー支那古文献に現れた西アジア事情の研究——》，《东西文化交流の诸相》，诚文堂新光社1971年版，第85—102页。

部分<sup>①</sup>。那么，800年代左右碎叶城（至少一部分）得到了残留。实际上，第一城堡里的宫城区域等是9—10世纪之物，而宫城区之所以得以是宫城区，正是由于其外壁尚且保留着。如果没有外壁，只是宫城区独自屹立于平原地带，则易受外敌因素而极为危险。因此，在9—10世纪建造宫城区时，第一城堡的城墙应该仍然保留着。那么，王正见破坏的应该是第二城堡吧。

带着这一推测再来看史料<sup>②</sup>，在王正见破坏的地方，交河公主曾在此“居止”，并且曾经存在过大云寺（大云经寺）。交河公主是阿史那怀道之女，722年12月嫁于突骑施苏禄可汗，此后“居止”于碎叶镇城内。也就是苏禄死后，其子被都摩度（或云都摩支）在碎叶被拥立为吐火仙可汗这一时期。或是，交河公主被莫贺达干驱赶，于739年9月被送至长安，在送往长安之前在碎叶城中。“居止”这一表达虽然含有居住之意，但具有更强烈的半强制拘押之意，这与押送往长安之前的状况相一致。另外，大云寺是武则天于690年10月所建。因此，这段记载的顺序反了，应该是690年10月先在此修建了大云寺，此后交河公主曾于此居住<sup>②</sup>。关于具体其地址（大云寺旧址）虽然有诸多说法，但目前通过考古学手段已经推定为第二城堡内的某一个区域<sup>③</sup>。这也印证了笔者认为王正见破坏的是第二

---

① 榎一雄：《贾耽の地理书と道里记の称とに就いて》，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汲古书院1994年版，第192—203页。

② 一直以来，对于此段史料的解读方法有两种见解。分别是认为在交河公主所住地方修建了大云寺的夏凡纳的见解，以及王正见破坏了碎叶城，交河公主曾居住在碎叶城，建于碎叶的大云寺直到748年仍得以存在的见解。Forte, A. 认为大云寺不可能建造于748年，而对第一种见解进行了否定。见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8—159页。

③ 一直以来，大云寺=阿克·贝西姆第一寺院遗址的说法最为可信，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等人现在也支持这一看法。第一寺院遗址于1953—1954年由科兹拉索夫等进行了发掘，认为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遗址。Clouston, G. 1961. Ak Beshim—Suyab.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支持阿克·贝西姆=碎叶城，并根据大云寺建于748年这一说法，提出第一寺院=大云寺这一见解。另外，加藤九祚认为：“虽然不能否定阿克·贝西姆第一寺院就是692—705年所建大云寺这一可能性，但个人以为，第一寺院遗址不大可能是大云寺。因为其位于防壁外侧，且在建筑技术上整体具有十分强烈的中亚色彩。或许大云寺如今依然长眠于地下。”加藤还备注道：“事实上最具中国元素的是阿克·贝西姆都城遗址防壁内的僧院遗址。但伯恩施塔姆认为其年代为9—10世纪，距离大云寺的年代相距甚远。”见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8—159页。然而，伯恩施塔姆的依据并不可靠，相较而言，联合调查队认为大云寺位于第二城堡内，见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编《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と帝京大学文化財研究所によるキルギス共和国アク・ベシム遗迹の共同調査2016年》，キルギス共和国国立科学アカデミー历史遗产研究所、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2017年。

城堡这一看法。

至此，本文通过文献史料及考古调查双重成果，对唐代碎叶镇前史、筑城经过及被遗弃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在最后，将视线置于阿克·贝西姆遗址附近出土的文字资料上，从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的视角印证此前所论述的内容。至今，出土的文字资料有三方石碑、一件瓦书、一件鱼符及一件龟符。本文主要围绕笔者实际见到的两方石碑进行探讨。

## 四 从碑文所见唐代碎叶镇

### （一）《杜怀宝碑》

如前所述，杜怀宝是王方翼的继任者，继续镇守碎叶镇。1982年，当地农民将《杜怀宝碑》带到布拉纳塔附近的博物馆，经过鉴定确定为《杜怀宝碑》<sup>①</sup>。碑文中有“杜怀”二字，可知是人名。从其内容来看，属于造像记。这也让出土本碑石的阿克·贝西姆遗迹就此被推测为唐代碎叶镇<sup>②</sup>。王方翼的职务调动与杜怀宝的继任是680年左右，而唐支配碎叶则为678—686年以及692—703年（参照年表），因此《杜怀宝碑》的制作年代当在680—686年之间。

2016年11月，笔者有幸得以在斯拉夫大学看到详细碑文。据此确定了整体上一些文字的解释，并得以对此前学界的一些见解进行了新的解释。在诸多释文中，特别是作“天皇”的地方都是依据了齐藤茂雄的释文（根据拓片进行的释文）<sup>③</sup>。学界通常将之读作“天子”，但据笔者实际所见，“子”字确实无法辨识，而且是否能够辨识为“皇”字也不能完全确定。如果按照齐藤的说法，则《杜怀宝碑》的制作时间为680—686年之

① 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21—150页。

② 内藤みどり：《アクベシム发现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收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1—158页。

③ 齐藤茂雄：《碎叶とアク・ベシム——7世紀から8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天山西部の歴史的展开——》，收入《キルギス共和国チュウ川流域の文化遗产の保护と研究 アク・ベシム遗迹、ケン・ブルン遗迹——2011—2014年度——》，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文化遗产国际协力センター，2016年的英语版（2017）。

间的可能性则会进一步提高。而且仔细看前后文字，其中有“天皇□后”<sup>①</sup>，有可能是“天皇天后”。事实上，“天皇天后”这一表现手法常可见于造像记，其中的天皇指高宗、天后则是武后。这一称呼始自674年<sup>②</sup>到683年高宗驾崩。目前在造像记中出现“天皇天后”的做法至少从675年就已出现，甚至于在高宗死后及武周革命（690）以后也存在。这是修造的工人单纯将身边所见造像记加以参考并进行抄袭的结果<sup>③</sup>。因此，在将《杜怀宝碑》作为确定年代的线索时须慎重。笔者对该碑释文如下：

……安西副都  
……碎叶镇压  
十姓使上柱国  
杜怀□□上为  
天[皇天后]□下  
□□□□□妣  
见□□□使之  
法界□□生普  
愿平安获其  
冥福敬造一佛  
一菩萨

释文末尾的“一菩萨”一般被判读为“二菩萨”。按照当时的常识来说，“二菩萨”构成三尊像。然而笔者却无论如何只能看出是“一菩萨”，如果确是如此的话，当是受信奉“一佛一菩萨”的“说一切有部”的影响。也有可能是笔者的认识错误。这也是今后探讨的课题。

① 根据山内和也的宝贵建议。

② 据《旧唐书》卷6《则天武后本纪》长安四年条“诏依上元年故事，号为天后”、《新唐书》卷4《则天武后本纪》“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通鉴》卷202上元元年条“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的记载可知，上元元年（674）武则天称天后。另外，自称天后的事例在武则天以前就曾有，如嫁给吐谷浑可汗的光化公主就是一个例子（《通鉴》卷178隋开皇十六年条等）。

③ 砺波护：《唐中期的佛教与国家》，收入《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6年版，第397—477页。

## （二）《克拉斯纳亚·列契卡出土造像记》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Krasnaya Rechka）位于比什凯克与托克马克之间<sup>①</sup>，散布于阿克·贝西姆遗址内，被看作与阿克·贝西姆几乎同时期的遗址之一。该遗址整体由都市遗址、墓地、佛教寺院等构成，6世纪粟特人建造了城寨及商品贸易中心，并于7—8世纪形成了城市街区<sup>②</sup>。

在汉文传世文献中，自伊塞克以西的城市首当其冲便是碎叶，再往西十里为米国城，继续往西三十里为新城，又往西六十里为顿建城，再往西五十里则为阿史不来城，再往西七十里则为俱兰城，再往西十里为税建城，再往西五十里则到达怛罗斯城（史料<sup>⑦</sup>）。克拉斯纳亚·列契卡一般被推定位于新城。



图4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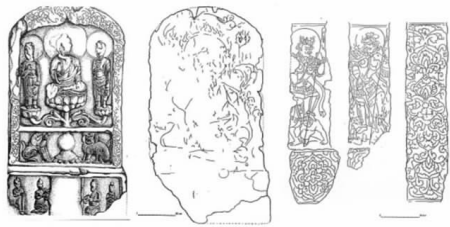


图5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造像记》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被看作穆格山文书与伊斯兰地理书中的 Navakat 或 Navikat，与碎叶城（阿克·贝西姆。苏禄夫人曾滞留）并列，是突骑施首领苏禄的副牙的地方<sup>③</sup>。苏禄是崛起于709年，直到738年都颇具声威的突骑施首领，由于其试图将版图扩大至阿拉伯方向，因而被阿拉伯惊惧地称作 Abu Muzahim（袭击者）。

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内部东南区域为第二佛教寺院遗址，从中除

① 关于克拉斯纳亚·列契卡遗址，详见内藤みどり《アクベシム発見の〈杜怀宝碑〉について》，收入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1—158页。

② 加藤九祚：《クラスナヤ・レーチカ都城址》，收入《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59—160页。

③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第16页。

出土有粟特文字及婆罗米文史料外，还发现了刻有被看作汉文碑文的三尊像<sup>①</sup>。该三尊像背面下部的汉文值得关注。似乎一直以来都没人成功判读其中的内容。笔者通过2016年11月在斯拉夫大学实际观察后，对其判读如下：

清□□□□举

为□□□□敬

造□□□□□

并□□□□□

□年五月造□ ※“敬”正确写法是“苟+犬”。

该碑文表面破损严重，仿佛曾被人用硬物下意识破坏掉一样，导致文字难以判读，但笔者仍判读出了上面这段文字。其中的一些用语对于理解全文结构而言十分重要，将之与其他石刻加一对照后，笔者以为本文结构应如下：

清……的……举……为敬……并……造。……年五月造。

形容词 人名 人名 佛像 佛像

特别是其与《杜怀宝碑》中“为……敬造”的部分相一致这一点很重要。据此可知本碑与《杜怀宝碑》一样同属造像记。

将碑文一开始的“清”字与当时佛经格式相对照，似乎应该是“清信”。如675年的敦煌文书（斯坦因本1515号）《观无量寿经》跋文载：

大唐上元二年（675）四月廿八日，佛弟子清信女张氏，发心敬造《无量寿观经》一部及《观音经》一部。愿以此功德，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七代父母。并及法界仓（苍）生。并超烦恼之门。俱登净妙国土。

<sup>①</sup> 据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佛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センター，1997年，第161—166页，寺院部分是在更早的古建筑之上修建的。作为早期遗物有7—8世纪的佛涅槃像等，似乎与阿克·贝西姆佛教建筑同时（8世纪后半期）被毁。此外，据同书第166—178页，寺庙东侧也有建筑，最下层的时期为中国进入之时，即7世纪，从中出土了开元通宝三枚，上层则是喀喇汗朝的物品。另见，林俊雄《クラスナヤ・レチカ Krasnaya Rechka 遗迹の佛教遗迹》，收入《2016年度 中央アジア遗迹调查报告会》，帝京大学文化财研究所、帝京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综合学术研究センター，2017年。



“佛弟子清信女张氏”中的“清信”当是用以体现其佛教徒身份的形容词，且无论男女，都可以被冠以“清信”二字。如敦煌文书（斯坦因本217号）《观音经》跋文所见“清信佛弟子阴嗣”，在敦煌文书（斯坦因本114号）《妙法莲华经》卷第7写本中也可见到类似记载，可见在唐朝并不稀见。前揭《观无量寿经》跋文中的“敬造”一词也与《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碑》共通。

然而前揭史料均是佛经，严格来说并非造像记。像《杜怀宝碑》那样在碑文一开头便冠以官职名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如果是像“安西都护”那样冠以地名的话，在唐代以前的西域相关史料中，冠以“清”字地名的“清池”可能性最大。前揭史料<sup>①</sup>“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Chui river）城”便是例子。此外，也有可能是《新唐书》或《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所见的“清镇军”“清海军”，但均距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甚远。目前虽然笔者认为“清”最应该是“清信”，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清池”或“清镇军”“清海军”的可能。

至此对两方从碎叶附近出土的碑文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据此印证了唐代碎叶镇（阿克·贝西姆遗址）中居住有汉人、汉字文化圈的影响曾波及于此、以汉字为媒介佛教曾传播于周边，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等也受到了唐代文化（汉字文化及以汉字为媒介的佛教）的影响。唐所带来的影响绝不限于阿克·贝西姆遗址以内，其确切地影响到了周边地区。

那么，以阿克·贝西姆遗址为中心的唐代遗址群究竟互为何种关系呢？虽然由于文字资料不足，很难究明其具体的关系。但于阗却可以作为例子供我们参考。也就是说，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于阗与碎叶相同，在当时都是重要的绿洲城市，作为诸国争夺的目标，常被设置为安西四镇之一。据对传世文献及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在当地本来存在由当地民众建立的于阗国。在安西四镇设置初期，设置有都督府，由于阗国王兼任都督。其中设置有许多蕃州，由州刺史进行管理，州刺史由于阗国王族担任。在州之下又有乡、村（在其他地区一般为州—县—乡—里）。形成了都督府—州—乡—村并置的结构。此外，镇守使率领镇守军驻屯，在周边聚落则配置有镇守军麾下的镇及守捉。民属于乡、村，都督

府、州、镇守军向他们课以各种物品、家畜及劳动力<sup>①</sup>。

以此为参考，安西四镇设置时期的碎叶应该也实施了都督府（州—县—乡—里）与镇（镇守使）进行的双重统治体制。事实上，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碎叶官名有“安西副都护”及“碎叶镇守使”。如本文所述，碎叶城由两个城所构成，在第一城堡居住着古来有之的粟特人，第二城堡则由王方翼驻屯。这样的话，第一城堡有可能就是州刺史系统的府衙，第二城堡则是镇守使系统的府衙。新城（克拉斯纳亚·列契卡）原本是碎叶都督及镇守使之下的行政单位，但在唐放弃碎叶镇后其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因此，不应只关注碎叶城（阿克·贝西姆遗址），周边遗址也是碎叶镇的组成部分，带着这样对遗址之间关系的认知对遗址进行发掘是我们今后的重要方向。

## 结 语

综上，立足于传世文献研究、考古发掘调查、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的成果，对唐代碎叶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首先在关于包括唐代碎叶镇的安西四镇的传世文献及近年来的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概览了唐代碎叶镇的历史。接下来基于文献说明了唐进入之前碎叶的情况。还介绍了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并将之与历史学知识进行相互印证，检验了阿克·贝西姆遗址（特别是第二城堡地区）是唐代碎叶镇这一见解。在最后，列出了出土文字资料（《杜怀宝碑》与《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碑》）的新释文，在印证唐代碎叶镇遗址存在的同时，指出唐代碎叶镇与其周边聚落及寺院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体。依我看，《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碑》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西端的汉文史料吧，所以这很珍贵。唐代碎叶处在都督系统与镇守使系统的双重统治体制下，其下属机构有可能就在克拉斯纳亚·列契卡等周边遗址之中。本文如能对今后的碎叶镇发掘提供绵薄之力当为万幸。

---

<sup>①</sup> 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收入《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138—142页；吉田丰：《コータン出土8—9世紀のコータン语世俗文书に関する覚え書き》，神戸市外国語大学研究丛书38，2006年版，第99—116页；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第308—311页。